



版出六期星逢

16

日一十月一十一年一十



近日省港兩地國民黨報紙忙於製造一種惡毒謠言，盡其聲嘶力竭之能事，不是說「曾生南返」重新主持軍事活動，便是說「方方、林平潛入內地」佈置工作；說東江縱隊不憤北方嚴寒，受人歧視，大部潛回粵境，轉做「土匪」；甚至說有「外籍軍事人員到粵」指揮「匪黨活動」。香港連發生打單炸彈案，他們竟用大號標題說是「某縱隊」所為，而內文又寫着「東江某隊」，這樣就把本港的擾亂治安的非法活動嫁禍於中共頭上。

謠言是不值一駮的，但是必須揭穿其背面的惡毒陰謀，不能等閒視之。因為反動派今天在國內，在海外，都抱着唯一的一個目標是：如何消滅民主運動。他們就要發動內戰時有所謂「解除威脅」呀，「防守現地」呀等藉口一樣，要鎮壓民主運動，要把統市區內的人民反抗用屠殺的辦法鎮壓下去，也就少不了找藉口，偽證據。所以就要製造謠言。

## 惡毒謠言

例如要進攻中共就大揚中共進攻的謠言；最近京滬下飛聯令準備撲殺捕捉民主份子，他就造出一個「共軍份子潛入活動」的謠言；現在省港間這一類謠言，難道只在於供給吃飽了飯找刺激的人過癮嗎？不，絕不是這簡單。

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國民黨反動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召開國大，分裂中國，其帶來給人民

## 解放日報社論：

# 立刻解散非法的「國大」

蔣介石曾經希望他不顧共產黨和人民的反對而召開的非法的「國大」，即使共產黨不參加，第三方面還是會參加，即使第三方面也不參加，拉上青年黨或民社黨的若干人物點綴一下，還是可以矇混一些中國的輿論界，即使矇混不了中國的輿論界，還是可以矇混一些外國的輿論界，至少總會有些不明真相者說他是「讓政於民」的宿願之類。他是沒有料到這齣戲演出來竟至如此難堪，踏破鐵鞋無處覓到一個喝彩的看客。在國內調和的大公報把蔣介石關於「國大」和「制憲」計劃比之為秦始皇的計劃，「集權力於一人，集思想於一個腦袋」；這種思想專制在主觀上是無比的兇暴，在客觀上是迫使國家分裂天下大亂」。在國外不但蘇聯的廣播評論員，而日英國的泰晤士報，美國的紐約先驅論壇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華盛頓日報，甘薩斯星報，聖路易郵報，以至素來替蔣介石捧場的紐約時報，都共同宣告蔣介石「國大」的欺騙性，分裂性，和失敗性。「國大」十天預備會爭奪主席團的醜劇鬧得愈熱，看客就看得愈冷。在這種狼狽情形之下，「國大」中除了十年前就已弄得很不名譽的那批舊「代表」(其中也還有不少人謝絕出席)以外，幾乎人人都要同社會表明苦衷，或者乞憐於「後世歷史家之公斷」，以圖挽救其公開出賣政治節操，甚至與「國大」本無直接瓜葛的某些美國人也要遠走避嫌，躲開南京的瘟疫。拒絕參加「國大」與否，已被公認為忠奸善惡的分界，「曾琦第二」的頭銜已與漢奸一樣可恥。世界之大，竟沒有一個有常識的人考慮這個「國大」會通過一個什麼有效的民主的憲法，會絲毫減少蔣介石的獨裁。蔣介石自己落得今天這個下場，當然是種瓜得瓜、自作自受。但他為了逞一時的私慾，不惜拿國家的地位來做孤注一擲的犧牲品，這却使一切愛國者不能不痛憤抗議！

事到於今還能有什麼解救方法沒有呢？唯一的解救方法就是美國聖路易郵報的建議。該報說：「國民大會企圖為持續國民黨統治粉飾。懷有此項目的弄玄虛企圖之人，威信(或至少希望)他關係易於欺騙者。此項偽裝將無濟於事，且顯而易見。蔣氏之上策厥為解散國大，繼而促使中國成立一代表性政府。蓋建立此項政府，本即與之革命目標也」。末了，一句話表明聖路易郵報何等老實，它還承認建立代表性政府是蔣介石的一革命目標，而連這樣老實的旁觀者也起來要求蔣介石解散「國大」，又可見這個「國大」是如何非解散不可。我們沒有比聖路易郵報更「激烈的見解」——我們要求蔣介石立即解散這非法的獨裁，確定分裂，啞矣萬邦，遠矣萬年的一「國大」，恢復政協決議與一月停戰令的效力。這些協定，雖然被蔣介石片面撕毀，我們仍舊堅持為它們的實現而奮鬥到底的。

## 能等閒視之

的是大災難。除了長期內戰其一個直接後果之外，他們必定爲了加強這個「合法」化了的獨裁統治，勢必盡其全力，更加瘋狂的打擊民主運動和壓迫人民反抗，新的「四一二」事變要用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出現，是意料中事。現在廣東方面既已大造謠言，即將來在大事捕殺民主份子時，他們便可以說這是潛入粵境的「東縱人員」，那又是方方、林平佈置下來的「匪黨幹部」。現、廣州方面綁架拿人的風聲日緊，謠言之後必有舉行，我們應睜開警惕的眼睛！

國內政局日非，反動日烈，國民黨對海外外華僑的民主運動更加忌恨，打擊僑胞民主運動的舉動也日益演劇。遠者如菲律賓國民黨特務份子唆使馬尼刺憲兵拘捕僑胞，搜查報館學校，近者如棉蘭的拘捕華僑中學校員，堤岸之壓迫越南報停刊，如在曼谷之大鬧光華堂等等，都是例證。在香港，國民黨特務份子也做出幾回打人鬧事醜劇，但因為香港一個法治的地方，所以他們還只能鬼鬼祟祟的做，這不能不使他們心滿意足。不過他們的反動意圖是不肯罷休的，兇暴的花樣要做出來的。現在國民黨報紙把本港打單炸彈案嫁禍於中共，目的亦不外想誣他們在海外破壞民主運動的故智，以便在香港打擊民主分子和正義僑胞而已。人們都會記得本年春季香港也是匪蹤頻生，而國民黨亦把它推到東江縱隊身上，但結果是失敗了，因爲一切明眼人都知道事實的真相，而香港當局也是很瞭解這種內情。我們相信，他們這次重彈造謠老調，藉端嫁禍也是空空的。

早在去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在向他向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報告時，已經警告蔣介石說：

「不願廣大人民及一切民主黨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開一個由國民黨反人民集團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在這個會上通過一個實際上維持獨裁反對民主的所謂「憲法」，使那個僅由幾十個國民黨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沒有民意基礎的強安在人民頭上的不合法的所謂：「國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裝模作樣地叫嚷「還政」於民，實際上依然是「還政」於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誰也不贊成，就說他是破壞「民主」，破壞「統一」，就有「理由」向他宣佈代令。這是一個分裂的方針。中國人民堅決反對這個方針的。」

「我們的反人民的英雄們，根據這種分裂方針所準備採取的步驟，有把他自己推到絕路上去的危險性。他們準備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並且讓它永遠也分不開，這條繩索叫名稱，就叫「國民大會」。他們的原意是想把所謂國民大會當作法實祭起來，一則抵制聯合政府，一則維持獨裁統治，三則準備內戰理由的；可是歷史的邏輯將向他們所設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頭打自己腳」！」

共產黨人從那時起，就要蔣介石不要走這條絕路。因此而有去年日本投降後的重慶談話；因此而有今年一月的政協決議；因此而有今年六月直至十一月的南京談判；因此，直至所謂「國大」開幕的前夜，中共還建議它停開。但是不幸蔣介石偏要把一條繩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偏要「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現在繩索還沒有到永遠解不開的時候；但是，蔣介石有沒有這樣的聰明和勇氣來繫鈴解鈴呢？國民黨內有頭腦的觀察家，國民黨外有頭腦的觀察家，外國的中立的觀察家，外國親蔣介石的觀察家，都認爲實行所謂「國民大會」的分裂方針，對於蔣介石乃是一條死路。大公報二十一日社評，引用呂氏春秋的武王伐紂的故事，暗示蔣介石的專制統治已經陷於商討不日的險境。紐約先鋒論壇報十二日的社論說：「遵守民主之中國領袖，若能在國大中佔優勢，誠爲值得慶幸之事。至彼等未有此項力量，則國大所產生的憲法，可能成爲反動之張本。十日「國大」還沒有開，到了十九日該報就證實了「國大」開幕時「聽蔣主席演說的都是反動分子」，並且預見到蔣介石即使還可以繼續從美國獲得內戰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但仍是「一局輸棋」。蔣介石的政治棋局已經輸光了，他的軍事棋局，眼看也要輸光。但是，無論蔣介石本人也好，蔣介石部下的「CC」集團也好（他們是「國大」的主要組織者），蔣介石部下的軍閥集團也好（他們正在繼續組織進攻解放區的戰爭），他們似乎都失去了必要自理智來傾聽中共和國內外各方的警告了。據確實的消息說，蔣介石在「國大」開幕時，因爲看到失敗的到來，而十分懊喪。但，雖然如此，他還是決心反動到底。我們共產黨人是提倡與人爲善的，如果蔣介石現在立即解散所謂「國大」，實行政協的決議，恢復一月十三日的軍事位置，那麼，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做聖經上的所謂回頭浪子。如果不然，他既不要人民的原諒，人民就無法原諒他了。



# 周恩來將軍在離京前的記者招待會上

金鈴

## 為政協而來為政協而去

時局發展到國民大會在不和的空氣中開幕，算是告了一個歷史的段落。國大開幕的次日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將軍舉行了他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二三天後他就要回延安去，新聞記者對於在「大後方」談判十年的周恩來將軍，或者是由於接觸得多的原故，不自覺的都有些惜別之感。

招待會是在梅園新村十七號中共代表團舉行，會場是飯廳，這個飯廳是中共代表團抵京後作「久居之計」而自己建造的，可供百人吃飯的十幾張飯桌都排列了起來，這是以前人丁與旺時的樣子，現在平時只有四五桌人吃飯了。飯廳的中間擺了一張白布長桌，牆上掛着「國民黨軍進攻解放區形勢圖」，圖上藍線圈是解放區，紅線圈是政府區。

招待會定的二時半舉行，但是新聞記者們有內忽忽吃了中飯就跑了，到將近開會的時候，會場已黑壓壓地擁滿了百多個記者，這是盛況空前的記者招待會，有的報館的訪員全體出動了，有連編輯都來了，再加上從各地來採訪國大新聞的記者就更顯得人多了。開會之前，大家都在閱讀中共的書面聲明和中共印發的「政協文獻」和「整軍復員文獻」，看了這此寶貴的成就，想想眼前破裂的局面，大家都感慨不已。

二時半，周恩來將軍的突然出現在會場，引起了一陣騷動，有的指手劃腳的說：「是他，是他」，有的紛紛入座，而最活躍的要算是開麥拉了，攝影記者們從這個角落跑到那個角落，一會兒站到樓上，一會兒跳到桌上，踩痛了人家的腳又趕忙向人道歉，鎂光閃過不停，攝影機拍作響，他們一直忙到散會，攝取各種鏡頭。

「各位先生女士！」周恩來開始講話了，他穿着一套今年初政協開會時穿的黑呢中山服，引起了人們的回憶，濃黑的頭髮，長長的鬚髮，發青的下腮，額上的皺紋似乎比前深了些，但是目光炯炯依然，彬彬有禮如故，在和記者們的問答中，有時像開玩笑似的慷慨的演說，有時是冷峻的分析，有時是外交辭令，有時像和敵手雄辯，難怪散會後有幾位新聞記者耳

語：「我們是被煽惑了，還是被說服了？這卓越的政治家和宣傳家！」周恩來和彭學沛的作風不同，他不再逐字逐句的再念一遍書面聲明，他說：「留出時間來讓你們發問罷，我願意回答一切問題。」於是一個接一個的口頭和紙條詢問便開始了，我從沒有看到過那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發問這樣多的。

「周先生認為現在已無可再談了嗎？」

「是的，一黨國大的召開，已把政協決議最後破壞，政協以來和談之路也已被最後阻斷。」

「幾時回去？」

「二三天內。」

「鄧先生也走嗎？」

「也去。」

「幾時再來？」

「現在還沒想到這問題，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

除了這些簡單的回答外，周氏還詳細解釋說：「現在回去的只是為政協而來的人，因為政協的基礎已經被破壞，參加政協的人也散了（所謂數就指一部份人參加國大，一部份人不參加），所以我們不得不回去，但抗戰以來就駐在首都或陪都與政府聯絡的董必武先生和中共辦事處還留在這裡，上海的辦事處——周公館也不取消，除非政府不要它存在。」有人問到：「下來中共辦事處的任務時，周氏笑笑說：「與政府保持聯絡」。問及北平軍調部葉劍英將軍及中共人員是否撤退時，周氏的答覆是：「現在還沒有考慮及此，但葉劍英將軍可能回到延安去開會。」記者們的習性是追根究底，他們又問：「在遍地戰火中，你們的人員留在那裡還有什麼事做了？」答：「保持聯絡而已」。問：「像軍調部那樣的聯絡有什麼意義呢？」答：「在軍調部內不但有國方，還有美方」。

周恩來的這個答覆，引起了一部份新聞記者的注意，他們迅速用筆記着，把這句話和董必武留在南京「與政府保持聯絡」的任務聯繫起來，

我們可以窺見中共對於未來的態度，周恩來的回延，雖然表示他們對於現狀是肯定的絕望了，然而一小部份人員的留在南京和北平與政府和美方保持聯絡，又表示了他們對將來尚未完全絕望。

### 那就是全國變動的局面

周恩來雖然還留下這縷一縷希望，然而他並不是簡單的樂觀者。有位記者問到延安地區的軍事形勢，周氏說：「就在政府片面頒發所謂停戰令的前後，胡宗南將軍在陝甘寧邊區的南綫，集中了十個旅；馬鴻逵將軍在兩綫集中了五個旅；下停戰令後第二天有十四架政府飛機在延安地區上空示威；十一日當陳辭修將軍馬歇爾將軍和我在會議桌上開會討論停戰問題時，延安上空同時有兩架政府飛機在偵察；政府已在全國六個傘兵大隊中抽調二大隊開到西安，大批汽油軍火也已經或正在向西安運送中，這些軍事示威的目的，是企圖壓迫中共參加國大，但這是徒勞的，中共絕不會在刺刀槍炮下屈服的。據我的估計，下一步可能向延安試探性的進攻。我可以預言，他沉痛地說，一政府召開一黨包辦的國大，已使現在和談之門關閉，如果再向延安進攻，必將阻礙將來和談之門。那時我們要考慮撤退京滬平渝各地的一切中共人員。」周氏更用堅決的口吻說：「我們一直是在自己的區域裡實行自衛戰，但是假如政府繼續進攻，特別是進攻中共和解放區的中心——延安，他用手指着地圖上圍着解放區的藍綫，「那就會逼得我們從藍綫裡打出來，那就是全國變動的局面」。

### 第三方面

問：「青年黨提名參加國大周先生有何感想？」

答：「早在意料之中。」

問：「外傳第三方面曾以提名作保證簽名請求國大延期至十二月一日，後因中共反對而若干人士又把自己名字塗掉，有此說否？」

答：「第三方面每一位朋友的行動，我不能代為回答。我所可以回答的是：中共方面對第三方面以提名單的辦法來要求延期認爲是不智之舉，目的不一定能達到而先把自己的名字作質，而且國大日期應由各方協議，不應向單方面請求，這種請求等於表示承認了單獨召開的國大，那就是拋棄了政協的道路。第三方面十天來的努力是最可感謝的。十二日我們在交通銀行向第三方面痛切陳詞，說明我們的立場是政協的立場，同時也希望政府不要拋棄這個立場，如政府也能如此豈不很好。但不幸現在已把

一黨國大召開了，把政協決議撕毀了，這是一種不幸，現在第三方面一部份人也拋棄政協決議向單黨參加國大，我們認爲遺憾。」

周氏在回答另一問題時說：「第三方面實際上是代表一種中間性的輿論意見，現在雖然有一部分第三方面人士跑到第一方面去了，但是這種中間性的輿論依然存在，其新的代表人也繼續出現的。」

問：「青年黨等參加國大後，豈能再稱之爲「一黨包辦」的國大？」

答：「雖然有了別的黨派參加，但依舊不能改變其一黨包辦的性質。因爲現在的國大是以近十年前一黨包辦選出的舊代表作基礎的，政協時我們作最大的妥協承認舊代表是因爲政府先作了次實地政協各項決議，如：改組政府，憲草修改原則，人民自由，停戰等等，並且保證在國大通過一部由政協協議完成的憲法，可是所有這些政府都沒有實行，或不作保證，國大却仍以舊代表爲基礎。其次這一國大的召開不是經過各黨派協議的，而是一黨召開了然後請其他黨派參加，青年黨的參加也是單獨向政府交涉的。」

問：「假如將來解放區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算不算共產黨一黨包辦的呢？」

答：「現在還沒有考慮到召開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但就以前的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籌備會來說，（一）顧名思義，它的範圍祇限於解放區，並非全國性的，它的任務是聯絡解放區行動一致；（二）我沒有十年前的舊代表，我們的代表是要經過民選的；（三）其籌備工作是由各解放區聯合備的。」

這時有一位記者突然問：「假如國大通商對中共下討伐令，中共將何以處之？」周氏笑着說，「那有甚麼不同呢，早就在打了」。他慢慢地激動起來了，聲音逐漸加重，「我們在南京的人早就準備坐監獄的。抗戰前十年內戰，抗戰的八年磨練，勝利後一年糾紛都經歷過了，再十年還是如此，我們還當爲人民服務，只要不背叛人民，我們在中國的土地上是一定有出路的。」他結束了激動的話，頓了一頓，然後用平常的聲調對記者說道：「假如你們是爲我們操心，我可以告訴你：不要緊的」。大家原先很緊張，聽了這句話，又都笑了起來。

### 一連串的問題

這時周恩來的手裏已積了十幾張寫着問題的字條，他檢一些重複的或

# 長勝將軍縱談戰局

——記劉伯承將軍訪問——

朱穆之

蘇城大捷後記者趨赴前綫某地訪晤劉伯承將軍，劉將軍精神煥發，當爲記者縱談目前戰爭的形勢。劉將軍說：「三個月，我們以冀魯豫十七座空城換得蔣介石軍六萬多人，搗毀蔣介石認爲這是一個好買賣，還要堅持做下去。好吧，讓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將來就會算出總賬來的」。劉將軍認爲戰爭的勝負，決定於主力保存或喪失。存人失地地終可得，存地失人必將人地皆失，鉅野戰役即爲一例，當我毀滅西綫主力整三師及五十七師共四個旅，使蔣軍西綫全綫崩潰，其佔領我東明之左翼也不得不撤退，東明重歸我手。因此蔣軍主力在我消滅到一定程度時，蔣軍將不備無力進攻，也將無力可守，在我保存的優勢兵力攻擊之下，蔣將所佔城鎮全部吐出。劉將軍認爲目前此種形勢，已日益接近，再消滅相當數目的蔣軍主力，我軍大舉反攻的局面即將出現。

接着劉將軍用冀魯豫前綫的變化來說明了這個道理。冀魯豫前綫王敬九集團九個旅，劉汝明集團六個旅，孫震集團七個旅，共廿二個旅，其中被我殲滅者有劉汝明集團三個半

不重要的簡單的答覆了，然後檢出一張念道：「有人問，『對外傳中共和蘇聯的關係有何感想？』請問所謂外傳是傳些什麼？是不是賣約之類？』那位發問者唔了一下，顯然因爲沒有準備有些慌亂，他答道：「我們腦子裡也很籠統。」這句話引起了哄堂大笑，但是周恩來却很嚴肅而肯定的答覆：「中共和蘇聯沒有任何關係，我們和蘇聯人士的交往是在如鷄尾酒會之類的外交場合」大家又是一陣哄笑。周氏又驕傲而慷慨地說：「二十年來的事實已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的土壤上生長起來的，一切靠自力更生，譬如這次我們回延安去，要吃飯就要參加生產，自食其力。」他慷慨激昂了，並且每句一揮手來加重力量，人們緊張的聆聽着：「只要我們永遠勤勤懇懇作人民的勤務員，就會永遠有工作做有飯吃，永遠有新的活力，永遠有新的希望。這是我們的光榮，我們願意把這種光榮分贈給諸位。」他又把話轉到戰爭給共產黨的磨練：「過去的內戰是用自己的力量打的，天下是靠自己打出來，若問爲什麼要打，那就是因爲不打就要砍頭，我們是被逼學會這套生存的本事的，就是這套本事使我們存在下來，而且必將存在下去。」他這種堅實的自信不由得使爲之就心的人也寬懷起來。

問：「怎樣才能達到平民民主呢？」

答：「只要堅持一定能達到。記得前年林伯渠同志在參政會上提出聯合政府和黨派會議的主張，當時遭到政府的堅決反對，但一年後政協會議開成了，改組政府的決議也成立了。但現在沒有實現，所以一定要堅持，我們不是堅持個人的意見，而是堅持爲千百萬人民所擁護的政協決議，這種堅持就是大勇，我們很相信，只要堅持到底，光明不會太遠的。」

問：「國共破裂後，中國革命的形勢如何？」

答：「百年來中國的革命都是爲了獨立和民主，這個階段是不能超越的。我也是生長在城市裡的，但自從進入農村後認識了農民的力量是巨大的，中國工業化不能建築在沙灘上，必須依靠農業的發展，要農業得到發展，就要解放農村，否則外國貨儘管傾銷，只能使上海那樣的幾個大城市畸形發展，但是人家給的是靠不住的，記得上海某外文報載稱，上海的美商說，『你們中國人這樣罵我們，我們都回去！把房屋機器都搬回去！』洋大人發脾氣了，但是我們說讓他們發脾氣去罷，我們中國人一定能夠靠自己兩隻手做出東西來的。諸位，這樣才靠得住呀！所以中國還在民主解放的階段，以爲我們回去要搞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對的，民主解放是大家要求的，所以我們要求大家一齊起來努力！」

問：「周先生剛才那樣重視農民，爲什麼報上時常登載中共屠殺農民的事？從蘇北逃來的農民都屬中共呢？」


答：「這位先生對於農民那麼關心，我首先表示很欽佩，但如果你以爲從農村中來的那些農民，那麼我們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這是一個不硬不軟的釘子，會場的情緒又緊張起來，但周氏接着就又很耐心的解釋起來：「如果我們真的屠殺農民壓迫農民，那麼中共不勞而獲將主席派兵去打，早就自己滅亡了。農村中也有壓迫者即地主，如地主不承認把自己的利益分一部份出來（下轉第19頁）



旅，孫震集團四個旅，王敬九集團亦被消滅約一萬人，現存國民黨軍十五個旅。而其中六個旅也已被我軍重創。劉將軍說，看蔣介石能有多少個八個旅？能有多少個六萬人？如果他願意，我一定還可再拿幾個空城，換得他的第二個八個旅，第三個八個旅，第二個六萬人，第三個六萬人。

劉將軍更精闢的指出，死守一城一地無異自背包袱，如果我們不在必要時毅然放棄某些城鎮，那末我們就將被迫分散兵力，處處防守，而處處挨打。劉將軍笑着說：「可是我們把這些包袱一個個給蔣介石加起來背上了，他背得越多他越重就越走不動，蔣軍在冀魯豫現僅殘存的十五個旅中，有十個旅就被迫困守着十七個空城，僅餘五個旅可作機動部隊，如果蔣軍減少守備兵力，增強機動兵力，那麼守備部隊我各個機動的危險更大；如果減少機動兵力，增強守備兵力，那麼就無法進行作戰。相反，我軍因無防守城鎮之累，部隊集中性大，隨時可以優勢兵力攻擊與殲滅其任何一點。兩個矛盾是極難解決的，這種形勢說明了蔣軍的兵力已極度分散，其攻勢已達頂點，其在戰事上的主動已開始轉入被動。」劉將軍極深刻而又諷刺的說：「蔣軍暫時佔領的那些城市與碉堡，都是我們最好的箝制部隊，它們替我們把蔣軍緊繫的圍困在那裡，等待我們一個個去消滅呢。」

記者談及蔣軍採取頭井進，穩紮穩打的戰術時，劉將軍認為只有兵力十分充足方能取其效果，但今日蔣軍兵力已極空虛，一個月內，蔣軍主力第五師及整十一師遭到慘敗後，東併西湊僅調來整七十五師兩個旅的疲憊之師，以後即再無補充。蔣軍以現在兵力既要集中進攻，又要集中



## 反對賣國商約

——中美新商約集評——

俞同

十一月四日簽訂的「中美友好航海條約」，是抗戰勝利後第一個和外國簽訂的商約，也就是不平等條約被中國人民取消之後又由賣國獨裁份子對外締結的第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這個條約公佈後，除了國民黨賣國當局和買辦資本家們說「頂好」之外，全國輿論均一致抨擊。

這個條約是在怎樣的現實背景訂定的呢？一方面是美國獨佔資本集團的世界獨霸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國獨裁集團的依仗外力繼續內戰屠殺人民的出賣政策，兩者的結合產生出來這個奠定中國走向殖民地基礎的所謂「平等互惠」商約。這個商約的簽訂，不特使我們更加明白獨裁者的賣國行為，同時又使我們進一步瞭解美國過去所謂幫助中國抗戰，所謂促使中國實現「和平」「民主」等美國詞句，都不過是殖民地化中國的代名辭。華崗先生說：

「中美商約說明了美國為甚麼幫助中國抗戰？有人歌功頌德美國幫助中國打日本，事實上美國不讓中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要使中國成為美國的殖民地。（把中美商約）和日本人向汪精衛偽政府的要求作一比較研究，就是日本希望中國的，也就是美國希望中國的，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用武力沒有達到的，美國用親

善的面目却得到了。……美國對華訂立商約不是無條件，而是有條件的。中美商約的談判已經一年多了，這中間美國曾以四十萬萬美元的剩餘物資給了中國（實即給予蔣介石），來換得這一個商約，亦即換得了獨佔中國的利益。」「中國的統治者要維持一黨統治，要發動內戰，要依靠外力，不惜犧牲主權，換取支持力量。……取得了四十萬萬美元的剩餘物資，是以將個民族利益去換取的，現在的統治者已經公開放棄民族主義，以全民族利益去換取少數人的統治」。

這個條約是美國獨霸世界的政策中的一環，過去在世界貨幣會議上美國代表已提出相同的意見，當時美國甚至南美的巴西都表示反對。現在中國是順應地接受了美國的要求，使美國復完備地和毫無障礙地完成了獨霸世界的這一個部份，於是反過來中美商約又成了對美國獨霸政策的一個鼓勵，其他落後國家不願簽訂這種條約的，美國可以以中國為例，向別的國家加以壓迫了。

商約的條文裡，由頭到尾充滿着互惠字樣，表面看來平等得很，但由於美國是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却是個「弱大」的落後國家，這可以致命的咬羊一口，羊却沒辦法回咬狼一口，這種連殖民地遍全球的英國也不敢接受的「互惠」，中國却接受了，結果無疑的是給狼吃掉。

防守佔領之域鎮及保護漫長的補給綫，是「態家與魚不可兼得」，其結果必為顧此失彼，這正是蔣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的弱點，此次鄂城戰役正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劉將軍承認：軍火、彈藥，但認為由於我軍夜間作戰及突然迫近進行白刃格鬥，戰鬥全憑刺刀肉搏，蔣軍的重兵器陷于無用之地，尤其蔣軍士氣很低，每次戰鬥很多放下武器，因此縱有美式的裝備也無法改變其必然失敗的命運。

至此劉將軍特別指出，我軍勝利的的主要因素：（一）在於我軍士氣日盛，這是因為我們是正義自衛的戰爭，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們為保衛自己的翻身果實而戰，因此在戰鬥中莫不奮勇向前，以一當十。劉將軍特別讚揚守衛龍崗集的戰士，他們以寡敵衆，敵人進攻的火炮雖有如一片大海，而他們堅守陣地達十一晝夜，始終未後退一步，完成了上級的任务。劉將軍認為，這也說明了如果我們必要堅守那一點時，我們是不可攻破的。

劉將軍在軍事上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早為中外所稱頌，而指導戰爭的英明、遠識、謹慎、周密尤為每一個將士所嘆服，前線某高級軍事幹部說，蔣軍作戰其指揮官與其說是白崇禧、陳誠毋寧說是劉將軍。劉將軍在前線生活極極緊張勞苦，而精神奕奕。一如平日，每一重要戰鬥必親臨前線指揮，在戰鬥間隙中猶從事譯著，各種圖畫文件，滿集案頭。

★ ★ ★



不僅如此，仔細研究一下，其實連形式上的「平等」也不存在；

「比如商約第一條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締約國此方之國民。應許其進入締約國彼方之領土；在彼方領土全境內應許其不受干涉從事並經營依法組成之官廳所施行之法律規章所不禁止之商務、製造、加工、科學、教育、宗教、及慈善事業，從事於其非專為所在國國民所保留之各種職業，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同條第四款規定：「本約中任何規定，不得解釋為影響締約任何一方制訂有關入境移民法規之權利。」又說「且一千九百一十七年二月五日為限制入境移民而劃分若平地帶之美國入境移民律第三節之各項規定，亦不得解釋為阻止中國人及中國人之後裔進入美國。」這就是說，美國進入中國，可以到中國領土的全境從事營業、製造；……等事業，中國政府不應加以干涉；中國人進入美國，則仍應受美國「移民律」的限制。這那裏是「平等」？就在形式上，「平等」的意義都不存在。（一）重慶新華日報十一月十日社論「關於不動產購置，亦有同類規定，「倘美國任何州、領地或屬地，有不許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有同等之權利購置不動產時，則中國對美國之規定亦不適用」（第八條第一項），但美國人在中國購置不動產却沒有任何限制。

其次，中國對美國到處都是「最惠國待遇」，即「不得低於現在及將來對於任何第三國的待遇」。但是條約又規定「美國及其領地或巴拿馬運河區間現在或將來所互相給予古巴共和國或非律濱之優惠，本約概不適用」（第廿六條第四項）。這就是說：中國「是十足的做了美國的殖民地，但美國給予殖民地的好處我們却依然得不到

。換言之，即我們要盡殖民地的一切義務，但沒有殖民地所應享受的絲毫權利。這才是名副其實的中山先生所說的「次殖民地」地位。」（千家駒先生評語）

有人說：「頭腦放冷靜些」，新約也有好處。但這決不是對中國人民有好處。國民黨當局崇養的論客們對「互惠」兩字津津樂道，「但我們決不能滿足於條約在字面上的意義，必須從條約所能發生的實際效果去考察」，在救死唯恐不及的中國工商業界，那裡有餘力跑到美國去享受「互惠」權利呢？有之，也只不過是少數官僚買辦集團，為了自己的資金安全，逃避到金元王國去點綴「平等」而已。「中美商約的締結，實能受其實惠的，是美國，不是中國；是一羣情美債度日的國民黨政府，以及靠推銷華貨起家的中國買辦資本家」，而不是中國人民。（《新華日報社論》）施復孫先生說：「目前政府執行買辦政策，此約對人民無利，但對買辦却是有利的，高一情勢不好，他們可以逃避資本，作國外寓公。」由此可見國民黨官僚們所謂「頂好」和他的論客們認為「值得重視」和「欣慰」，其實質是些甚麼。

三。

商約簽訂後對中國經濟有了什麼影響呢？依據條約規定，中國是門戶洞開，不但各種企業毫無保留，連各種職業也毫無保留的開放，美國在中國活動的「法人與團體」在經濟利益上和中國人完全無異。加上國民黨當局的媚外政策，「見了外國人就讓三分」，對中國人却是如狼似虎，美國人會享受真正遇到的保護，中國人則毫無保障，生殺予奪均任其便。結果就是，不特中國人休想到美國去和美國人競爭，即使在中國也不能與美人競爭，噴噴奪主，美國人才佔下真



的「國主人了」。

據龍成志先生分析，新約實施後必然發生的現象是：第一，美貨在華銷售的數量更為廣大。其次，美國資本輸出以中國市場為投資的對象，今後有了條約保障，必然大大獲得了鼓勵，我國工商金融貿易各界遂次淪為美國金融資本的屬國，亦當可以預卜。第三，據條約所載，我國航權及准許移民進口權，實際上無異允許完全開放。將來當可見各港口輪船船隻俱屬花旗，而熙熙攘攘並多高為君眼。

最使中國經濟陷於殖民地化的絕境的是美國的資本輸出。朱紹文先生指出：「過去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現在不過把日本換上一個美國，變成「工業美國，農業中國」。然而當局認為這還不夠，一不做二不休，索興來一個「資本美國，勞動中國」。「美國雄厚資本力量侵入中國來，再和中國的買辦資本官僚資本勾結一起，中國的民族資本只有死路一條了。」

張錫昌先生指出：近八十年來，中國民族工業不能抬頭，主要原因由於帝國主義資本勢力阻礙着我們發展的前途。八年抗戰期間，列強資本在華的對比改變了舊觀，英美的資本暫時退出了中國，在淪陷區內完全被日本資本所支配；在大後方，雖然民族工業會表現着良好的發展，但仍舊脫離不了對於外資的依賴性。抗戰期間中國的民族工業僅僅在生長發芽，還得好好培育。但抗戰勝利的一響，後方的工廠便陸續關門，由於國內和平民主的局面始終不能實現，使民族工業沒有了發展的政治條件。內戰不停，通貨繼續膨脹，物價再往上漲，人民購買力急降愈低，則不待外資侵入，這些脆弱的民族工業便會更陷于絕境。現在反更太阿倒持，受人以柄，門戶

洞開，讓美資捲土重來，勢必操縱中國經濟命脈，割斷民族工業的前途了。張錫昌先生的結語稱：「印度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龍成志先生認為，中美商約不特對民族工業是致命的打擊，而且對中國農村經濟也發生嚴重的影響，走向破產之途。本年一月至七月間，美國輸入的農業生產品及加工品，連以善後救濟物資方式輸入的計算在內，共達國幣二二〇五億元，平均每月為三百三十億元，美貨的傾銷不特打擊我國民族工業的生產，而且亦破壞我國農業生產的正常過程。中國農民除了直接耕作外，一般的還要依靠從事農村副產品如農產品加工製造來維持生活，又有取地理條件之宜，或由于累積長期生產技術經驗，形成若干出色之手工業，如閩粵的造紙，潮汕的抽紗，江西的瓷器，湘贛的採礦等。但今後華貨大量傾銷之下，則無論農村副業，一般的農產品加工，一般的手工業，或若干特殊的手工藝生產，均將遭遇慘重打擊而陷于完全崩潰解體的厄運。

章乃器先生說：「現在的過程是『生產美國，消費中國』，有東西賣的中國人賣了東西消費，沒有東西賣的中國人只能淪為叫化子或者做強盜，以後才能發展到『資本美國，勞動中國』的階段」。上海各界人民團體聯合會在十一月十三日發表聲明，稱：「今後中國人，一小部份將變成美國的買辦（官僚或為美國的政治買辦），大部份則淪為美國獨佔資本支配下的夥計和工人（即無產階級，還有一部份則淪為脫離生產的流氓土匪和各色各樣的寄生份子。這就是這一商約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中美商約帶給中國人民的殖民地奴隸悲慘的命運，從這幾句簡括而深刻的描述，可以想見了。

#### 四

經過八年抗戰，中國人抗走了日本帝國主義，可是不但擺脫不了半殖民地命運，而且相反的面臨着完全殖民地化的危機，這是甚麼原因呢？施復亮先生說：這就是因為沒有民主！「假定今天有個民主政權，絕不會有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今天人民無權，在半殖民地還有甚麼民主可言？」十數年鬥爭中沒有產生民主政治，現在才有這種條約來擺佈我們的命運。我們應該堅信只有建立民主政治才能避免這一條約的約束」。華崗先生說：「我們應該從這裡面發覺新的民族覺醒，今天我們的責任在推翻這東西。這是力量問題，如果中國人有力量，聯合政府成立了，就可以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政府當局可以放棄民族主義，但中國人民要拿起民族的旗幟，挽救主權人民力量越強大取消不平等條約亦越早。」獨裁統治者出賣中國，要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已經從中美新商約的簽訂中暴露無餘了。這個商約在解放區並不受其約束，只要在全國範圍結束了獨裁專制，中國人民是完全可以擺脫這個奴隸枷鎖的。

#### 本期目錄

- 惡毒謠言不能等閒視之（社論）
- 周恩來在難京前的記者招待會上（金鈴）
- 長勝將軍縱談戰局（朱穆之）
- 反對賣國商約（俞可）
- 張發奎如此謝（香泉）
- 城市工作的羣衆觀點（饒毅）
- 做什麼，學什麼（周章）
- 記港九各界時事座談會（江風）
- 時評三則 國內一周
- 周不聚談 廣東一周

### 令人憤慨的消息

海外連續傳  
來令人憤慨的消息：



## 時評

八月電：「蘇門答臘棉蘭華僑中學教員朱清輝（譯音），被該地中國領事以「侮辱」蔣主席之「罪名」，令蘇僑輔助警察隊加以拘捕」。

一是本港華商報西貢廿三日電：「此間中國總領事藉詞提控越南軍政攻擊蔣介石政府，向法當局提出抗議，法當局竟徇其所請，下令予該報以暫時停刊處分」。

這兩宗國民黨當局借助外力，任意侵害人身自由，壓迫摧殘僑胞新聞事業，窒息人民正義的喉舌，都是國內政治更加走向反動的反映，各地海外僑胞都應加以密切的注意，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團結，不要讓蔣介石及其爪牙肆其荼毒！

現在不是召開「國大」嗎？為什麼批評政府便成罪狀呢？由此，海外僑胞更加明瞭所謂「國大」的滑稽。（張睦）

### 僑胞怎放心得下？

僑胞們辛苦積來的血汗金錢，灑諸祖國，曾是彌補鉅大超額挹注之一。抗戰勝利以後，滙路恢復，僑源源源不絕而來，僑胞得統治者紅丁叩請，挖空心思，想以「動盪華僑投資建設事業

## 張發奎如此「謝罪」

（桂林通訊）

香泉

上月二十一日廣西省政府召集全省的專員縣長到桂林舉行全省行政會議，廿二日張發奎主任帶了一班隨從威風凜凜自天而降，當日參加了行政會議和歡迎的宴會，席上張主任說：「我在廣西服務了逾十年，在廣東還沒有工作這麼久，所以廣西是我的第二故鄉，這次特趁這機會來看看你們，以慰別情；又因為我從前是第四戰區的司令長官，却不能保衛廣西，承除卅一年桂柳掃蕩四大城市相繼淪陷的浩劫，很對不住廣西父老和民衆，羞愧無地，去年忙著接收，沒機會到桂柳來安慰劫後歸來的父老，現在特趁這個機會來向廣西父老和民衆謝罪一。記者問他此行有什麼特別任務，我們的張主任也用一大堆「第二故鄉」「謝罪」的話來作擋箭牌，並且堅決表示「絕沒有特殊任務」。

果然不錯，張主任真的向廣西民衆「謝罪」了哩，他在官府佈置的所謂「各界」歡迎張主任的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冗長的他認爲是「謝罪」的演說，替他擬稿的秘書麥朝樞先生非常聰明，他把張主任這篇演詞寫得非尋常巧妙。

「廣西的民衆是非常苦幹的，我看到了殘破不堪的桂林不上一年工夫便恢復了像今日這許多建設，非常欽佩，廣西是我的第二故鄉，」張主席自「給廣西民衆戴了一大串的帽子了，又說了我原來「是你們的兄弟」之後，才轉到「謝罪」的本題說：「我今天不敢接受大家的歡迎，我是來向全廣西的父老和民衆謝罪的一。跟着「們的張主任用很「激動」的語氣說他前年「陪都」老百姓撤退，看見了民衆疏散時所遭遇的種種艱難痛苦的情況，如何傷心流淚，他自己「面又怎樣想盡辦法來保衛他這第二故鄉，以減輕民衆的痛苦。張主任又說他是司令長官，守土有責，但廣西却不免於淪陷了大部份土地，真是罪該萬死。張主席演說到這裡，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聽衆也大爲感動，以爲張主席「不愧是個坦白真誠而負責任的將軍，那些善良而天真的廣西民衆聽了張主席這「演說，已把兩年前渡帥在龍門風先逃把老百姓留在後面給敵人殘殺蹂躪的將軍們的罪孽忘掉了幾分，而要「寬恕」回報給這「將軍了。

「但是，當時我有甚麼辦法呢？」張將軍看見自己的「真誠」已經「感動」了聽衆，他趕緊機會，轉變了話頭，攤開了兩手，用無可奈何的神氣大聲說：「我當時的處境和許多軍事秘密是你們所不知道的」。跟着張將軍着重地說他雖然做了司令長官，但他的戰區只有夏威的兩個軍，這兩個軍「不足額，總計起來極其量只有「萬多人，要拿這兩萬多人配備在如此廣大的戰場，簡直毫無辦法；而人呢，却調了最精銳的五六個師團，合計有八萬以上的兵力。又說長沙衡陽已守不住，

「的美名，取僑匯充作內戰軍費。但是當祖國內戰擴大僑眷仍舊痛苦連連的情形傳到僑胞耳邊，他們滾熱的心就冷了半截，於是僑匯數字日見減少。中國銀行經辦的僑匯，由八月份的八十三億元，減到九月份的七十億元，再減到十月份的六十五億元，十一月份還有繼續少下去之勢。自然，其中一部份是因黑市匯價高出官定匯率三分之一而折向香港，不過匯到了港間的一部份也是買了港幣和黃金藏了起來。

統治者爲這現象而發急，怨對官辦銀行業務弄得太差，其實對不起僑胞的事何止這一件，如果他們還有自知之明，能够數出有那一樁事情使僑胞放心得下，敢於把錢放到那雙黑手裡去？

## 且看半年內的事實

粵省田糧處一面噴傳本省今年晚造豐收的消息，說是「十年來所僅見，可供全省三千三百五十萬人半年之糧」；一面又極力鼓動商人到省外圖外去購糧，而省參議會在不久之前給行政院要求聯總繼續運糧賑濟的電文中，則認爲所傳豐收係「不經之談」。

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樣呢？真相是：豐收確實豐收，缺糧也依然缺糧，豐收缺糧是內戰把民食都搶作軍糧去了，而故意誇大豐收則是想掩蓋征的殘酷。記住：統治者現在承認本造收穫是供全省半年之糧。廣州本月份十七天內掩埋屍屍達二百五十一具。那末我們擦亮眼睛，且看這半年內糧情民食的事實吧！

（崔明）

保衛桂柳簡直是「天大困難而又絕對不可能的了」。我們的張將軍憤激的態度反反覆覆，訴說着他當年處境的困難和苦衷，以及「軍事機密」這類東西，不斷攤開兩手高聲說「我張某有甚麼法子」，「你們當時做了我那司令長官又怎樣」。我們的張將軍如此聰明，以爲廣西民衆們都「傻子」和「阿斗」，不知道國民黨軍閥在廣西抽了多麼多糧，要了多麼多糧——桂西的民衆大都知道這「一回事」，就與張將軍和他長官部的一班人馬狼狽奔逃到百色的時候，馬不停蹄，十萬火急的事情就是召見該區行政專員羅福康，張將軍一見了羅專員劈頭一句話便是：「你馬上給我籌四十萬國軍糧」！羅專員正待把困難解釋，我們的張將軍却不由分說的來了第二句也是最後一句：「增有短缺，軍法論處」！專署知道這是「軍令」，也知道張將軍的「氣」，而且知道他不久之前在黃沙河砍了九十三軍的農軍長的頭，那敢怠慢，當然是奉令在窮苦的桂西老百姓的身上榨出來，供獻給張將軍的「四十萬國軍」了。

當然，張將軍弄巧反拙了，他的文章做得太露骨，他沒有說了後面這一大段「委過」的一些話，廣西人士——這些人士與廣西民衆無關——要問張將軍這喪師失地的將軍的「坦白」和「勇於負責」的英雄本色了，但當我們的張將軍說了許多句：「我張某有什麼辦法呢」的時候，聽眾的情緒改變了，他們知道我們的張將軍不曉得在什麼時候學了這點乖，懂得在「謝罪」的漂亮外衣之下來幹「卸罪」的勾當了。

我們的張將軍在桂林登兩天，自己請了一場「謝罪」的酒，卻勞動了廣西當局和桂林「各界」舉行了五次以上的空前大宴會，耗了近千萬的廣西人民的膏血。後來張將軍又對柳州「謝罪」一番，當然又說了無數遍「我張某有什麼辦法呢」的話，看起來，我們的張將軍是如此可愛，不但念念不忘懷於我們這個被說他的第二故鄉的父老兄弟們，而且勇於負責到這個田地，不，千里之外的我們這個被說他的桂柳向大家「謝罪」，但是眼睛雪亮的廣西人民知道我們這「張將軍除了一卸罪」之外，還有文章，他利用全省官員畢集桂林的機會，宣達了最高當局「增減中央」的決心，部署了廣西和兩廣邊界的一「勳」的工作，他已學到了一點兩面作風，在接見老國民黨員文供社的陳邵老時，他說：「國共鬥爭局面已緩和，也必須緩和」。但他在高級軍政官員的秘密會議上，却宣佈廣西今後要設法加強兩境兩剿共實力，以防止因胡志明在越南勝利對廣西民衆運動的影響，成立了桂東和桂南的兩廣邊界的一「勳」指揮部，指示廣西的特務怎樣破壞民衆組織和勳共產業；他還拍拍胸脯對與會人員說：「兩廣有我張某在，担保沒有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張主任這次僕僕風塵從廣州飛桂林，從桂林走柳州，到柳州去博白又到梧州向廣西父老和民衆「謝罪」的真象。廣西人民受够教訓了，他們看見了許多當年用「股來對抗國敵，不上一個月把全省淪陷敵手」，事後大呼「我有甚麼辦法」強調「軍事機密」的將軍們，現在面對着善良的廣西人民，又磨刀霍霍了，我們的張將軍不過是其中之一，「謝罪」有什麼用？在人民面前，你們能够「卸罪」麼？

一九四六、十一、六于桂林

# 「國大」的花樣

崔嵬

(十九日至廿六日)

南京的「國大」在拖，到廿五日才開首次正式會議，可見這齣戲不容易做。反動派開這「國大」，一方面要集物民意，使獨裁「合法」化，故一黨唱獨腳戲就不成話，必須拖人下水，既要偽裝民主，不免要「開放」政權。但另一方面，使獨裁「合法」化的目的是在鞏固獨裁和加強獨裁，以便在戰場上更兇的打，在統治區內更兇的殺，把民主力量大加摧殘和完全打入地下，這就必須更加加強對政權的控制。導演者必須苦心佈置，使得既收偽裝民主之效，又收加強獨裁之功，花樣可不少。

十五日開幕後，拖至十八才舉行準備會議選舉主席團，故示鄭重的拖長時間。主席團產生了，又拖幾天。其目的是在拖人落水。前大選舉主席團的戲已醞釀畢露，各派系之間大起鬥爭，據中央社十九日電：「國大主席團選舉辦法，經七小時的風暴式的辯論始予通過。辯論時各代表嘶聲叫喊，搶着使用發言的播音器，臨時主席孫科死命的力圖維持秩序，最後才趕緊讓亂成一片的會議進行表決。會上曾有一個時候各代表在播音器前站成一長列，不耐煩地等候輪流發言。十九日出席者僅三百五十六人（按只等於額定人數六分之一，同日中央社則謊報為一千三百八十人）。至於後台的戲當更緊張，就是拖民社黨下水。中共和民盟的拒絕參加，使國民黨「召開「國大」在政治上大失敗，青年黨早在政協時露了尾巴，中外周知，並不隱密，另外的唯一對象就是民社黨，所以就不難不把前台遷就後台，等到民社黨提名單，才轉入正戲。

廿日國民黨中執會通過修改「國民政府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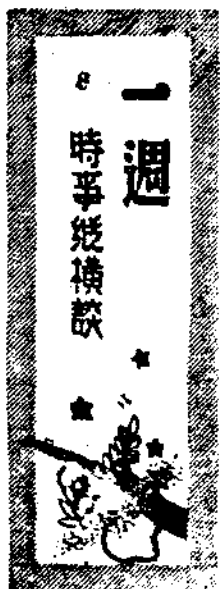
法」規定「國府主席一人由中執會選任，設國府委員四十人。由國府主席選任，內五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又國民黨最高國防委員會通過行政院擴大為十五部，三委員會，另設不管部政務委員三至五人。擺出幾十個國府委員、部會長、政務委員的席位，來引誘富於「做官慾」的人參加國大。而我們從而可以看到行將上演的所謂「改組國民政府及行政院」的把戲的實質，一方面絲毫不改其以黨君臨一切的面目，也絲毫不改其蔣介石一人獨裁的實際，另一方面又可使政府機關有許多徒借裝飾的部會長，和不管部政務委員等位置來安插所謂「黨外」人士，既不防礙國民黨獨攬實權又可美其名為結束一黨專政，成立蔣氏的「聯合政府」昭告天下曰：已經「還政於民」！

真金不怕火煉，青年黨不必說，民社黨的參加國大，儘管發表所謂「蔣張來往書簡」，滿紙停戰、政協字句作掩飾，但是它只不過是「朱義盛」出品也就肯定了。這時發生李璜失蹤之謎，張君勱也有一兩天成過謎的，其內幕如何，無從揣測，但因參加國大而使民社黨以至青年黨內不無正氣之士，將來正邪必分明。不過，由此又可證明稍有正氣者均不參加國大，因而更見得這個國大的可恥可憐。更滑稽的是，自號中和黨主席的尤世昌左捧「國大」，右袖名單，也到南京參加國大，却給拒絕了。在上海有一個不見經傳的呂無畏，突然「爆出一個「中華民主黨」，公開招搖，招待記者，雖然他還未曾「考慮參加國大」，但是這個「新黨」却在國大聲中出現，

可見攤出一堆垃圾，引來許多蒼蠅。現在國大已進入「制憲」階段，「憲草」已提了出來，當交立法院審議時，早速讀一遍也不必就原件批准了，將來憲法口許字面上保留一點政協正案的痕跡，但不管它白紙黑字寫的是什麼，在這烽火漫天的景象下，除了反動派有殺人的自由外還有什麼人民的自由可言？沒有人民的自由談得到憲政嗎？

與國大同時，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秘密的新收復區統帥會議，將在會議上說：「五個月內粉碎共產黨的軍隊」。會議自十七日起舉行三天，出席政府要員，黨方及軍方首領和各省市五十餘人，顯見進攻延安為起點的廣泛攻勢已極為緊張，杜聿明從東北飛京，表徵東北大戰又將揭幕，目標是哈爾濱和大連。蔣介石已命令現在南京參加國大的重要軍事首腦返回前線，而延安則戰事已經開始了。

近一週來，中共在白衛戰中繼續告捷：一日劉伯承將軍又在瀘州地區殲滅蔣軍一萬人。蘇皖北綏新四軍於十七日到廿二日六天內殲滅素稱頑強的桂系中央軍第七軍約千數百人，魯省渤海區八路軍自衛反擊，兩天內收復濰光、桓台、齊東三城。東北遼吉區民主聯軍在榆樹台北殲滅蔣軍八百。山西收復懷仁、永和、大寧三城。綜計十一月份兩旬之內，蔣軍被殲五個旅，連前被殲的三十五個旅，即自七月大打到現在四個月月中蔣介石已喪失了四十個旅的有生力量，而部份地區已開始轉入被動了。



# 瀰漫着恐怖

項康

(十一月廿至廿六日)

廣東 統治頭子們雖然還在南京參加傀儡「國大」，蔣介石五個月內消滅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命令已經下達到廣州了。南京的騰騰殺氣，立刻瀰漫到廣東來。

在軍事部署上，張發奎跑到南京，經蔣介石「慰勉」一番之後，唯一和他有點淵源關係的六十四師(軍)也決定年底之前北調鄭州參加內戰了。這是最後一批北調的廣東系部隊。在蔣介石消滅雜牌地方軍的毒計之下，六十五師(軍)李振所部大半覆沒於蘇北；六十一師(軍)林偉楷部先被遠調台灣，然後又被驅向華北，投進冀東之戰，遭受重大損傷之後就被編散；六十三師(軍)師長張瑞貴因與地方關係較深而不見容，由「中央」親信的林湛來代領其衆了。現在六十四師剛傳出發，就決定抵達目的地後即行「改編」，那末今後廣東系部隊全部離鄉背井，或被趕去打頭陣當炮灰，或被編散溶解到中央嫡系部隊裡，蔣介石多年心願可以得償了。代六十四師來粵接防的傳是由貴州修文開來的青年軍二〇五師，部分聽說已經到了粵北。雖然某種報紙誇稱這種客軍如何「質素優秀裝備精良」，但在蔣介石後備兵力極度竭蹶，連僅餘的鎮壓廣東人民的兵力也不得不調走的目的前情況下，恐怕未必能有多大兵力可供調到廣東來，可以想見的，將又是些抓雞捉狗滋事橫行，「好賺不中用」的「新日軍」之類的傢伙，帶給廣東人民以更深的苦難而已。

補救其兵力不足的弱點，廣東國民黨當局今後惟有加緊組織地方武裝。這個計劃本來早就提出，最近進行得特別加緊。本週裡省府已經把南京發下的「義勇警察隊」編組辦法轉頒各縣執行，以後所有壯丁都要編入這個組織裡，負責守守港口「縣防剿匪」，縣府和縣警察局有權隨時調動使用。各縣脫離生產的後備隊也已進行恢復，行裝撥了二萬枝槍給民團用來配備這些地方武裝。同時加重地方政府的「綏靖」責任，實行縣與縣之間的聯剿聯防。再一方面則加緊募兵募兵，「失業軍人或志願兵儘先應征」的辦法一出，廣州市內年紀不太老的老幼都被盡量「收容」去了，平價購堂裡經常有穿軍服的漢子在那裡大聲疾呼：「想當差的來呵，先給兩萬元。」第一期征兵完成期限已到，各縣在嚴令催迫之下，縣兵到處下鄉「坐



備」。壯丁紛紛設法逃避兵役，四鄉小學又有二三十歲「學生」出現，學校再度被人稱為「壯丁避難場」。新兵價格也有行市了，瓊崖每報價五十萬元(見前鋒日報)。有一縣份急於「奉配」軍糧，縣府竟派兵強行「限令各區聯造收糧，無論已否經過田賦申報，一律先交納本年度新賦，方准收糧」。(廿五日越華報順德專訪)。

在政治控制上，縣長的權力加強，他們和行政專員一樣，都負起了所管區域裡的「剿匪綏靖」的完全責任。這次十六個新縣長上任之前，丘馨即以「負起比省還重要的責任」來吩咐，要他們「注意下層健全下層」。這層下層是指保甲制度，這副殘酷地束縛人民的封建鎖鏈在當前更被看重了，「所謂連保連坐」的連株，使過去專制魔王的「瓜蔓抄」重見於今日。這樣一來，保甲長的作惡橫行機會增加了，保甲長的職位成了肥缺。

番禺市橋附近地方，竟發生了父子爭做保長而武裝火拚的事件。與此配合的，是國民黨及三青團的細胞組織和保甲制度平行建立，要把情報特務組織擴展到每保每甲去。

傀儡「國大」一開幕，廣州就舉行特別戒嚴兩天，滿天飛，每保每甲派人輪流守望，誰家有人深夜准出都要報警，不報就指為「匪」了。統治當局抓緊每一個機會來進行反共反民主動員，廿日那天舉行防空節紀念大會上，謝鶴年就把報上論傳「南京上空發現怪機」作為材料與「中共內亂」連繫起來，大大恐嚇了市民一頓。官報「特」報上面，則一連串製造些「東縱人員南返」、「中共佈置各地暴動」之類的「專訊」，企圖污蔑中傷民主力量。廣州特務份子更是磨拳擦掌躍躍欲動，一間大學學生被列黑名單的即達百數十名之多，連日不斷有石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指令」寫了平時積極參加民主運動的學生的姓名寄到校裡，準備作為捕人時的「證據」。

和軍事政治上的排擠地方勢力同時，中央系的官僚資本對廣東也取得了種種有利的形勢。「修正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在本週宣佈執行之後，港粵間的貨運一時陷於停頓。這種新統制辦法的實施，結果無礙使當權的官僚買辦資本可以壟斷一切，掌握了壓制正當商人和其他競爭者的王牌。在廣州，總管制金融業大量封閉銀號後，官辦銀行又停收銀號。出的票據，縮小非中央系金融活動的範圍，現在廣州又禁止國幣滙港，那末商營銀行勢將困死，當權的官僚買辦資本真真席捲天下了。

# 論城市工作的羣衆觀點

鏡 鏡

有許多相識的朋友，很喜歡和我談工作問題，有的向我訴苦：「工作很多，但缺乏幫手」。有的向我嘆嘆：「悶得很，幹一份枯燥的職業，沒有人指導我做點工作」。有的則說：「我已經找得很適合於我的志趣的工作了，可是又受到某種環境的阻攔，無法解決」。有的則在羣衆工作中，自私，躲懶，不負責任，結果是脫離羣衆，使工作走下坡路。有的則高談闊論，專道別人短處以表現自己原是「高人一等」，挑挑剔剔，使內部意見多莫衷一是，自己又不從事實際工作，結果使許多熱心工作的青年朋友甚至老同學老同事，都免不得對他心灰意冷起來。

確實確實，在好些人民團體中，正產生着這種不好的現象。這些現象，無疑的對工作的障礙，是不斷損害着羣衆的利益。

根據我所熟知的情形來說：產生諸如此類的這些現象，主要的原因，就是朋友們對於城市工作的羣衆觀點的認識上有問題。

抗戰時期，在農村中，在游擊區，在艱苦鬥爭的環境中，沒有羣衆的支持就不能生存。如果不給羣衆解決困難，不給他們獲得實際的利益，他們就不會支持你。這一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因此，朋友們也就很容易接受這種道理，而且實際的做起來，做得也還不錯。

來到都市後，環境改變了，情形不同了，特別是去在集體規律中過生活的人，現在是生活在個人自由的環境中；過去依靠羣衆才有飯吃，現在是依靠自己的技術、本領、社會關係就可以

找到飯吃；過去是在樸素的單純的農村與緊張的戰爭環境中，現在是繁華的都市，燈紅酒綠，舞臺影院，百貨商店，樣樣都可以使人陶醉；過去是督促得緊，檢查得緊，聯繫密切，現在是一條野馬，無拘無束。在這劇變的環境中，不少人便抱着一種心理：足足捱了八年，留下一條生命真是萬幸，而今輕鬆一番，享樂一番，實在「理所應當」。做得「好」一些，不讓別人知道，縱使給人識穿了，也算不得什麼一回事，誰管得我！

有些人則並不完全抱着這種個人享樂的觀點，也許並沒有這種觀點。他們有另一種觀點，便是找個機會學習一件專門的技能，或急需豐富自己某一種學識，這種力求自己提高的向上之心原是極好的，但其中產生了一種偏向，便是只顧學習，不顧工作，對自己目前的職業，例如教書來說，依時上課下課，書講解便算，至於教學方法，教授效果，師生關係一概不理，因為要學習。有時甚至設法「偷雞」，藉故缺課，或遲到早退。這種人，在學校方面，在學生方面都必然種下惡劣的印象。

有些人想做點羣衆工作，但不知道羣衆在那裏。農民工作沒得做，工人羣衆沒有機會接近，自己的崗位不適於做工人工作。周圍都是散漫的小市民，而對着的只是純潔無知的小學生，幾時做得來？這種人是想做工作但找不到對象。

有些人已經會參加對某一社團中去，可是虎頭蛇尾，五分鐘熱度一過，就覺得工作「雜搞」，局面打不開，由他自生自滅。或則聽說某一社

團有某種利益享受，紛紛參加，但當該社團徵求服務工作時，則互相迴避，即使有許多羣衆的集會，也不願意去。或把那些羣衆看成落後的羣衆，不願與他們混在一起。

另有一種自高自大英雄主義的人物，表面上看來，有點學問，有點能力，但由於一切爲了表現自己，抬高自己的地位，便有種種不良的做法，如到處誇張自己的本事，嫉妬別人的成就，專事找尋別人的弱點，在羣衆面前揭發、打擊以壓低其地位；把別人做的事也歸在自己的功勞簿上，在同事中間，噪鬧鬧鬧，做成不團結的局面；只顧私人的利益與地位，不怕糟塌大局，故意在羣衆中造成各種困難，以便有攻擊對手的藉口；在羣衆面前把過去的歷史來炫耀自己，用「車大炮」的方法來提高自己的威信，不是從實際的工作中去建立威信。不管自己的職責與地位如何，却歡喜過問別人的事，對一件工作毫不知情，或只片面了解，便胡亂批評，橫生枝節。一件極好的工作，一轉到這種人手上，便會弄到破產；工作一開始粗看起來也許做得還好，過一會就問題多，弄得一塌胡塗。對自己的錯誤永遠是用兜圈子，搬弄名詞，重三倒四，八股教條來辯護，不肯承認，或把承認當作一種敷衍場面的事情。

這些毛病有一個共同的病源，就是沒有羣衆觀點，沒有一心一意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一切工作都從自己出發，不從羣衆的利益出發。結果就必然脫離羣衆，客觀上幫助了革命的敵人。





## 胡老師做的結論

黃安思

上週聚談的憂時自殺問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一次聚會後又舊話重提，展開了討論。憂時自殺的不幸事件發生的客觀原因和反動統治者對待青年的政策，胡老師在上次已經發揮得很詳盡，但大家認為他性的表現，必須吸取這些教訓來教育自己，堅定自己。經過很熱烈的討論後大家請胡老師做總結。因為討論時意見最多的是在書店店員的張偉強，所以大家推舉了他做記錄。

以下是張偉強整理出來的結論記錄。

今天大家把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把問題發展得更廣闊，掘得更深，因而收穫也更大更充實了。這首先證明集體學習的好處，「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就是這個意思。現在讓我把我諸位的意見綜合起來作結束吧。

先提一筆，就是剛才一位朋友說的，憂時自殺，事雖無益，但他們用自己的屍體來證實內戰的罪惡，也許可以促使獨裁者一點感悟吧。這是不同意的。對於心地純良的人們，當他們看到犧牲的屍體，因而感到無限的哀痛，加強了對反動統治者的內戰獨裁的憤恨，這是可能的，然而這種代價無疑的是太大了。至於對反動統治者本身，我想他們縱使看到這種事實，至多只是發一陣冷笑。他們天天在大杯大杯的喝人血，獨裁者的寶座是十幾年來人民的骨堆疊起來，一兩個人的自殺有什麼關係呢？幾個月前，不是有過機官程懋型自殺的事嗎？當時有些人們說這是「屍諫」，希望嗜戰者因而稍稍為人民設想。但這只是人們自己的願望而已。我們可都是心地善良，也可說心地太軟，以為那些反動份子都像我們自己差不多，那可就上當了。正因為這個原故，我們確給反動派的花言巧語，美麗的諾言欺騙許多回。試想，我們過去對他們簽的停戰協定，發的四項諾言，和他們一致贊成通過的政協決議，不是老老實實地想着他們真個要依着實行，就因此而放鬆警惕，一味樂觀嗎？甚至到後來全面內戰爆發了，和平實在絕望了，但對於他們播送的和平空氣，也不是使我們滿肚狐疑產生幻想嗎？對於反動統治者，我們千萬不要把他看得太善良，否則，以後還要繼續上他們的當！

大家認為憂時自殺的犧牲者，除了反動統治者應該負責之外，也由於他們不敢「正視現實」，沒有「奮鬥精神」的原故。這是對的，我們應該引以為教訓。魯迅先生叫人「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又叫人要積極地戰鬥下去，這是最值得我們服膺的。

我們應該「正視現實」，不管現實是怎樣漆黑一團，怎樣鮮血淋漓，我們都不能把自己

在我的許多朋友中間，也有許多腳踏實地全不計較個人利益的人，他們埋頭苦幹，埋頭於他們的事業，埋頭在羣衆中，我也可以舉兩個例子：有一間學校，新招牌，經費缺乏，學校的主持人孤寒刻薄，把辦學堂當做生理。這樣的學校照理是辦不好的，沒有前途的。可是，由於教員團結合作，硬頂死頂，不因困難而灰心。幾個月

的結果，學生日增，不但師生關係十分親密，就是所有家長與學校的關係也十分好，基礎十分穩固，只怕沒地方，不怕沒學生。

有一個朋友，她有十多年的教員經驗，她本來可以拿一百元以上的月薪的職業，但爲了捨不得一班貧苦的孩子，寧願犧牲自己，拿僅供兩餐的薪水，還要給車費，孩子們都稱她是自己的母親一樣。聽見這四先生要離開她們時，連她們的家長都在門前痛哭啼啼，懇求她不要走。

這兩個例子，說明，只要不計較個人的利益，切實負責對工作負責，對羣衆負責，就能够把事情辦好。

我希望我的朋友們及一切親愛的讀者，如果我們有心做工作，想做一些對國家對社會對人民有意義的事情；或者在工作中碰了釘子，被羣衆罵；或者四面八方的人都對自己不滿；那麼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拿羣衆觀點來檢查自己，拿這個尺來量一量自己的工作態度。不要只推自己能力不夠，經驗不足，或把責任推到別人的身上。如果我們承認自己的人生觀是爲人服務，而不是爲個人服務，不是爲資產階級服務，那麼，確立我們的群衆觀點，把這種思想貫串在一切工作部門中去，貫徹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去，是十分重要的，這是我們工作的大前提。如果大家都能弄通這個思想，彼此聯系起來，一切困難問題，許多正在爭論中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的眼睛避開不看，誰要是避開誰就要做犧牲的現狀。我們敢於正視，才能够認識它；認識了現實真面目，把握到它的發展規律性，我們才能够好好安排自己，不會手足無措迷失方向。現在是內戰烽火漫天，人民活不下去，國家一天夭走向殖民地的地步，這是現實。但是，一萬萬三千萬解放區人民已經完全翻身，人民力量空前強大，人民的鬥爭一天天接近勝利，這不也是現實嗎？前者是現實的黑暗的一面，後者是現實的光明的一面。前者是垂死的必被消滅，後者是新生的必將發展普及全國，這不是必然的前途嗎？但是，要死滅的個個死掉，應生長的獲得發展，這不是短時間的事，革命事業是長期性的；而當接近勝利的時期又是一個生死搏鬥的最艱苦也最黑暗的時期，這不又是必然的現象嗎？當我們面對現實，只看到黑暗的一面，看不到光明前途，那麼在還生死搏鬥關頭，就要悲觀失望；或者雖然看清這兩個兩面了，但看不清長期艱苦性的特點，或耐不住長期艱苦，那也同樣要悲觀失望。但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又正容易犯這種毛病，特別是在這種大變動時期，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止如在大風雨搖撼之中，迅速走向破產；因此他們更加耐不住長期艱苦鬥爭的時期，他們希望的是革命在明天就勝利，看到莊嚴的協議被破壞了，他們們便失望；內戰打起來了，他們又失望；張家口失掉了，他們便沒有信心；現在在全面分裂長期內戰之局已定了，他們更悲觀失望。這並不是現實發展真的走向悲觀，只不過是自己主觀願望的破碎引起的悲觀。產生了悲觀失望情緒，如果再加上生活的困難，政治迫害等因素，就因而覺得走頭無路，甚至一死了之，這並不是偶然，而是有其思想根源的。

認識現實，就要改造現實，就要鬥爭，就必須具有奮鬥精神。不能認清現實，便不知道奮鬥；沒有奮鬥精神，就像一隻沒有推進機器的船，飄在大海裡不能前進，終必覆沒，這是愛時自我的犧牲者所證明的了。但是認清了現實，進而改造現實也要講勇氣。我們不但要奮鬥，而且要長期的奮鬥，這又往往是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缺乏的精神。因為他們有的是小資產，不願意拋棄，所以在改造現實的鬥爭中就患得患失，不勝堅決。如果鬥爭是一下子就可以勝利的，那麼，們覺得暫時拋開也倒易辦，如果鬥爭是長期的，那就辦不到了。這種動搖性也是一種通病。現在生活困難，失業、貧困、破產、飢餓；時刻威脅着我們，這也是一種奮鬥，只要我們不是抱着謀個人利益的自私目的，那麼生活上的奮鬥就不但是維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而且也和改造現實的奮鬥完全一致的。但是一般知識份子，由於缺乏社會經驗和生活實際知識，通常是脫離羣衆，在羣衆中很少知心朋友，不易取得別人的助力，加上有了知識架子，往往不願「降格」「屈就」其他「低微」的職業，結果在失業破產的惡潮下站不住腳，失掉生存的勇氣，這又是值得我們深深警惕的。

然而總括來說，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們，他們要是不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不和實際革命鬥爭結合，不和人民大衆結合，則他們的理想是空虛的，行動是動搖的；他們對現實的壓迫雖然有敏銳的感覺，有反抗的熱情，但是也逃不了苦痛的煎熬，甚至做了犧牲。因為人民大衆才是改造現實的基本力量。

## 台·灣·來·簡

××兄：

台灣真是一個好地方，在日本人五十多年的經營和建設之下，它真不愧遠東的花園都市，台南是工業的中心，我曾參觀過水電廠，規模大得很，聽說初來接收的國內工程師簡直手足無措。台灣有一種質樸誠懇的性格，日本人養成了他們的奴性，可也訓練成一種奉公守法實事求是的精神，只是國內開來的軍隊却在他們的心上劃下了很深的刺痕，他們對祖國同胞們由景仰而輕視，如今已經進到仇視的程度了。兵爺們一天到晚只曉得搶姑娘，佔房屋，敲榨商民，在日本人和美國人面前丟了祖宗十八代的臉，長此以往，真是不堪設想。直到現在，台南山上還是幾萬（據說是二萬二千多）日軍拒絕投降，他們據守險要的高山，自成一國，那裏面有高射炮機關槍和很好的山炮和騎兵部隊，組織非常整齊，台省軍政當局直轄着他們，毫無辦法。山上的雷台直和東京時刻通訊電訊往來無阻。麥克阿瑟曾警告台灣當局密切注意，可是如今並無下文。這真是一往千古怪多，今年古怪多，我覺得滑稽之極。政府下令叫善後救濟分署的人去接收日本的山中糧糧，糧米太多，一時搬之不盡，國軍却跑去搶糧，把老百姓打得落花流水，日本人和美國人儘站着旁觀冷笑。許多台胞公開的說：日本不久要回來拯救他們。們又還我說，日本吃了兩顆原子彈，已經够慘了，而他們比日本人還要慘，因為一個壞的政府比原子彈還要可怕。（夏河）



# 「做什麼，學什麼？」

周章

在革命隊伍中，在許多進步青年裡，有時有這樣的一個人：他差不多「上知天文，下識地理，古今中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有時他又是一無所長。這種人初看起來是「門門懂」，但仔細一看，實在是「門門不懂」。

這種人中有一部份還有自知之明，還能够虛心研究，繼續學習，對於革命事業還無多大妨害；另外一部份就很自滿於「門門懂」而不知其實所懂的都是皮毛，華而不實，於是驕傲自大，不求進步，對於革命事業妨害甚大。

造成這種人的原因，大概有幾個：  
第一，是患了學習上與工作上的盲目性的毛病：東也翻翻，西也翻翻。這也作作，那樣也作作。學習和工作都無一定的目標與計劃，學了作了之後，也不去總結經驗教訓，於是忙碌終生，一無所得。  
第二，是患了好高騖遠不求實際的毛病：學習時不從最急需最基

本人手，而夫翻大部頭書籍，結果是看不懂，或變為教條主義者；工作時不安心，這山望見那山高，或早空談計劃方針，而無任何具體的辦法，結果是工作任務不能具體的完成。

第三，是患了對已有知識的自滿，不繼續深入學習研究的毛病：以為自己知道就是一切，誇耀過去的經驗來代替對新的事物的認識，結果是欣賞自己的歷史而停滯不前。  
第四，是患了對自己的優點毫無自信心的毛病：不信自己的力量，看不見自己所學和所作的成績，把心不定，沒有堅持的學習和工作方向的精神，結果優柔寡斷，抱恨終天。

第五，是患了只注意政治，而忽視業務忽視技術的毛病：把政治和業務分開，使之脫節，又把政治看成唯一的，把業務看成無關的，更看不起技術工作，以為革命者就只能是政治家。結果會成爲在業務上技術上永遠是門外漢，在政治又

只能是空頭革命家。

以上幾個毛病其總的結果就是知識無法專門起來。而其總的思想上根源，就是「好讀書不求甚解」的小資產階級的特性。

革命事業是一件很艱巨的工程，因爲革命不僅僅是否定舊的，而且還要創造新的。今天，新民主主義還未能在全中國實現，並且建立一個富強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還需要相當長遠的時間，因此革命的事業就要求革命的隊伍要具備各式各樣的人才，來完成這一件艱巨的工程。

因此，每一個革命份子——無論是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對於學習和工作問題上具備一定的專門知識，就成爲一種義務。  
如何來做到學有所專呢？這就必須做到「做甚麼，學什麼」。  
第一，要了解革命事業是整體的，每個革命份子當在工作分工之下承辦一個螺絲釘的工作，每個人的能力的高低，只能算作螺絲釘的大

小之別，其間並無任何優越感的。這樣在思想上把英雄主義，與舊社會的剝削階級的意識清除掉，來正視工作與決定工作崗位，就能够走進工作的大門。一切好高騖遠，驕傲自滿的毛病就可以免除。

第二，對已經周密考慮後的工作要安心，要從理論與實際工作兩方面去加強業務學習。並學會把理論與實際工作配合研究的本事，一切盲目性和把心不定的毛病就可以免除。

第三，對自己業務工作要長遠的學習打算。要有計劃的調查研究工作，並善於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不斷地深入鑽研，精益求精，日求進步。這樣，就可以免除空頭革命家的毛病，就可以達到做了甚麼就學得甚麼的境地。

知識是有深和廣兩方面的，一般地說，第一個步驟的廣，是求得一般的知識，達到普遍文化水平，深是要求各種知識和工作某一定部門的專長。第二個步驟的廣，是從專長之後再提高其各種知識的程度，以更高級的廣再來幫助其一定部門的專門知識的更加高級，如是逐漸提高，便可以增進至成熟的境地，成爲革命隊伍中優秀人才。

x  
x  
x

# 蔣記國大蛇鼠一窩 鬥爭勝利必屬人民

江風

——記港九各界時事座談會

由港九反內戰大同盟召集的港九各界時事座談會，十一月廿日下午八點鐘在灣仔六兩飯店召開。到有各界名流，文化界，工商社團代表七十餘人。

主席是廖若塵先生，他站起來就說：「悲慘的祖國內戰已經從局部展開到全面來了，喧嚷了好久的國民黨一黨獨大這兩天也敲鑼打鼓的閉起來了，中國的時局已經走入了一個空前緊張與危險的階段。它怎樣會發展成這樣的局面呢？它的影响和結果又是怎樣呢？這些都是我們要知道的，要研究的。現在我們打算提出三個中心問題來請蕭英先生報告，報告了由大家討論補充。這三個問題是：第一、人民要求和平民主，這個方向一定要走的，但時局的發展怎樣却要走上全面內戰？第二、一黨獨大已經在南方召開，它給人民影响是什麼，

它的結果又將怎樣？第三、目前的戰局怎樣？」

蕭英先生站起來了，他接着問題的次序講下去：「現在全世界各國都在爆發着民主與反民主的兩條路線鬥爭，一切要民主和平的人民已經起來，今天的世紀就是人民的世紀，民主的世紀。我們中國也是不能例外的，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應該就向着民主的方面走，但由於民主與反民主的兩條路線力量的競賽上，代表反民主方面的政府實辦封建的政治集團却靠了外國的支援來壓迫人民民主的力量，這做成了內戰的主要原因，和平談判不過是他們用來消滅民主的煙幕和手段。只要一個時間拖，不能再拖，全面內戰自然就會爆發起來。」

「關於國大問題，大眾都知道，這是國民黨一黨召開的。它爲了要繼續維持獨裁專政必定要推倒政協，反對民主，但這種結果必定是打，打的結果又必定斷送主權，出賣國家。」

「因此這次國民黨一黨召開的國大無論怎樣嚷着『和平民主』、『選政于民』，都是對人民的欺騙。因爲資產階級要取得大權，就必定要通過合法地位，然後利用所謂『合法的地位』去發號施令，來進攻民主力量。美國目前選舉，共和黨得了勝利，更加促成了蔣介石一黨獨大不肯延期的主要原因。」

蕭英先生補充說：「一般人或者以爲政府要實行民主而召開國大，選政于民了；但我們民主人士却怎樣又不去參加呢？這問題我提出四點：

「第一、國民大會的召開：根據政協決議應在政府改組之後由聯合政府召開的；但現在政府却不遵守這個政協決議自己召集。因此這

個國大仍然是國民黨一黨所包辦的國大。」

「第二、國大代表名額中民主黨派應分給四分之一席位，以保證否決權，但現在沒有這個否決權。這就民主實現怎樣能有保證呢？」

「第三、國大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要保障人民自由，實現和平民主。但現在却不准人民自由，要求民主的人士到遭殺害，連中間的人士都站不住，這算還是什麼世界呀。」

「第四、國大要通過憲法，但這憲法在政協未有經過審議完成，現在國民黨却要把它拿到國大去通過實行，不是要通過一部獨裁的憲法是甚麼？」

工團代表朱敬文先生說：「一黨獨大，它說是要實行民主，選政于民，這實在是一種諷刺。政協一閉幕，國民黨便一直打到現在。所謂國民代表，其實却包括了一切流氓漢奸。」

戲劇界的林堃生，他用幽默而生動的口吻接着說：「一黨的國大，好比蔣記的一間商店，裡頭的代表無非是一些豬狗蛇等貨色，而且是死豬死雞、瘋狗瘋蛇等貨色，但無論蔣記老闆喊得什麼頂好，老百姓都是最熱的顧客，有舌有口，一嘗便知好壞。不過不免又有一些牛客是不知道這家蔣記賣的是

什麼，因此我們就要向他喊一聲：「喂！老友，這是死豬死雞呀，把他提醒過來，不要上當！」

林堃先生的話，引得全場捧腹大笑。最後談到戰局問題——

蕭英先生說，「談到戰局，在承德兩淮和張家口丟掉之後，一般人或者以為前途不怎樣樂觀。在重慶一般人的觀察是：（一）、以軍事進步，求得政治主動，但同樣也就是保證了軍事的主動。（二）、主動撤離城市集中力量放在農村據點，這是使到國民黨軍失敗的主要戰事。」

「城市的得失是不成問題的，相反國民黨軍得了幾個空城之後却要喪失了三十五個旅，折了六分之一的兵力，這是中共從戰畧被動到主動的成功。打仗要靠人民擁護和經濟支持，目前國民黨既受人民一致反對，民心軍心一樣喪失，經濟攪到一團糟，工業倒閉，農村破產，兵源缺乏，征糧困難，但貪污腐化却蒸蒸日上，怎能支持下去呢？」

李文定先生補充說：「要分析戰局必定從兩方面力量的對比來看，要取得戰爭的最後勝利不單只是決定於軍事，而且是決定於政治經濟各方面。」

「在兩方的對比上，各有優缺點。國民黨的優點除了裝備很好外其他便沒有了，相反缺點却很多。」

第一軍隊厭戰，不單是士兵、連幹部都一樣，只要一有機會便會放下武器或開小差。第二、統治地區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人民普遍反對。第三、經濟陷入總崩潰危機。中共方面困難的是：第一、統治區主要是鄉村。第二、裝備不及蔣軍的好。但優點却多：第一、全解放區無論軍政民，上下級都能團結一致。第二、實行民主政治與耕者有其田，在政治經濟各方面能够鞏固穩定，不斷產生有生力量。第三、這個反對獨裁為民主而戰的鬥爭是代表了全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與獲得全世界人民同情的。

「中共爲了在軍事上取得主動，更有效的去殲滅敵人，在國民黨軍集中主力大舉進攻下，要保守一個城市是要吃虧的，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在軍事上取得主動去不斷消滅敵人的主力，這是中共所採取的正確戰畧。爲了要採取這個戰畧，因此中共起初一定要退出一些城市，那是不足爲奇的，但打下去國民黨軍一定會失敗。」

最後梁若愚先生指出，勝利必然屬於人民，但我們却不要因此而一味樂觀等待，勝利是要靠自己去爭取的，更加努力團結起來，動手去做。



（上接第六頁）那農民就永遠不得解放，農業永遠無法改進，如實行「耕者有其田」農民就肯努力生產，再使勞動力加以組織（並非更體農場），使一定會增加生產，提高購買力，工業也就因而獲得發展。這樣做一定要使地主受到損害，但只有這樣才能使農民翻身，農民在進行這種鬥爭中，會免有不過火的地方，領導的政府和黨應該加以注意進行解釋，使大家都能有飯吃。」

問：「戰爭的前途如何？在何種情況下才能恢復談判？」  
答：「可以假定兩種前途：一、國民黨軍多佔城市，就須多付代價，過去已損失五個旅，我們的主力未受損失，城是空的，他的損失則超過全部兵員二分之一時，會迫得他考慮新問題。二、國民黨軍一面進攻許多地方，一面又消滅我們的主力，這就叫做真的勝利，但我可肯定的說，這種勝利它是永遠得不到的。」

問：「對國際干涉你有甚麼意見？」  
答：「如果是武裝干涉，不論來自何國，我們都反對，如果善意的調解，我們都願考慮。」

問：「新華日報能在這裡出版，中央社和中央日報爲甚麼不能去延安辦？」  
答：「我和政府代表每次談到新聞自由時，都請中央日報去辦，但他們總是不去，蕭同茲先生也時常一忽兒想去辦，一忽兒又說不去了。延安的困難是農村環境，機器紙張都要從外面運去，還要準備陪錢，新華日報在重慶銷路雖不壞但還是賠錢的。」

周恩來一直站著侃侃談了足足兩個鐘頭，但毫無倦容。從上面所列的那些問題看來，已經是無所不包了。散會後，新聞記者都搶着請周恩來簽字，他用那隻因騎馬而折斷骨的手迅速的簽着，在有些本子上他寫道：

「爲真和平真民主而奮鬥到底！——  
十幾個攝影記者站在飯廳門口，排成二列等周恩來出來後又給他單張照相。」

大多數人都用敬仰的目光把這個中共外交家送走了才離開，我還是用一位記者的話來作爲結束  
「我們是被煽惑了，還是被說服了？這卓越的政洽家和宣傳家！」  
（十一月十六日晚）

鍛鍊修養學習鬥爭的寶典

★ 整風文叢 ★

這是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在這部文叢里，我們不但可以學習到科學的思想方法來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可以揮脫小資產階級的鎖練獲得個性的解放，而且可以以得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正確原則和方法。因此，這不但是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的必讀書籍，而且是每一個想在各種事業上有所成就的人的指南針。



己出四輯

- 第一輯：改造學習（一）
- 第二輯：加強鍛鍊（一、八）
- 第三輯：反黨八股（一、二〇）
- 第四輯：一往無前（一、五〇）

毛澤東  
選集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太陽。他生長在人民中間，盡忠於人民解放鬥爭的事業。在鬥爭的進程中，他集中了人民的智慧，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正策：從「論持久戰」到「論聯合政府」到「經濟問題」，都是根據每個現實階段所必需的寶貴指示。不是高調，也不是「法律」，而是切合時弊的針砭。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太陽。他生長在人民中間，盡忠於人民解放鬥爭的事業。在鬥爭的進程中，他集中了人民的智慧，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正策：從「論持久戰」到「論聯合政府」到「經濟問題」，都是根據每個現實階段所必需的寶貴指示。不是高調，也不是「法律」，而是切合時弊的針砭。

-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〇・四〇
- 新民主主義論 〇・八〇
- 論聯合政府（中文本） 一・〇〇
- 論聯合政府（英文本） 一・五〇
- 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 一・〇〇
- 生產組綳與農村調查 一・二〇
- 論文藝問題 〇・五〇

★ 毛澤東論

張心如著 每冊定價二元

這是有毛澤東的人生觀，科學的見解，科學方法，毛澤東的偉大表現，毛澤東幾個重要的特點，很明白的表現了出來。不但幫助我們了解這個偉大的人民領袖，而且給了我們許多指示和教訓。

新民主出版社總經售

香港干諾道中一三三號三樓